

玛塔·哈丽

——一个女间谍的一生

[意] 马西莫·格里兰迪 著
巩长金 孟瑜 译



玛塔·哈丽

——一个女间谍的一生

[意] 马西莫·格里兰迪 著

巩长金 孟瑜 译

解放军出版社



根据日本中央公论社1986年出版《マタハリ》一书译出

玛 塔·哈 丽

——一个女间谍的一生

[意]马西莫·格里兰迪著

巩长金 孟瑜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95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ISBN 7-5085-0301-8/K·22

定价：2.20元

译者的话

众所周知，玛塔·哈丽（MATAHARI）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名噪一时的舞女和女间谍。她是荷兰的一个大商贾的女儿，出生于1876年，死于1917年10月15日。她的本名叫格特鲁德·玛格丽特·泽勒（Gertrud Margarete Zell），玛塔·哈丽是她在巴黎充当舞女时起的名字，来自马来语，是美丽、曙光和太阳的意思。她貌美聪颖，皮肤黝黑，自幼酷爱音乐和热情奔放的舞蹈。婚后，随其夫——一位荷兰殖民地的军官，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居住数年，使她有机会在印度教的神庙里，学会了优美典雅的印度古典舞蹈，加上她生就一副欧洲人的脸型和东方妙龄女郎婀娜多姿的身段，为她后来自成一派的妖艳“东方舞蹈”打下了基础。

后来，她与丈夫离异，为了生活，开始闯巴黎，当了舞女。在席卷巴黎上层社会的狂热的脱衣舞中，她以出色的舞步、优美的身姿和令人销魂的舞技而崭露头角。据说她的身体对寡廉鲜耻的达官贵人，还富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在这种诱惑力面前，甚至连王公、总统和首相也难以自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间谍机关了解到玛塔·哈丽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入不敷出，便用一笔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做诱饵，使她上了钩。经过德国间谍机关的短期训练，她便成了一名代号为“H-21”的女间谍。

她回到巴黎后，在与一些地位显赫的情人的嬉戏当中，

套取了法军的几次重要军事行动的计划，结果，导致了法军在前线的莫名其妙的失利。据说她还略施小技，探得英国“汉普郡”号巡洋舰的起航日期，一封电报使英舰和一千多名官兵葬身海底……后来，她又打入法国的间谍机关，以“双重间谍”的身份，利用“枕头交易”的惯伎，又刺探到许多机密。但是，正当她踌躇满志的时候，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厄运。德国间谍机关故意出卖她的一封电报，被法国间谍机关截获破译，结果她在1917年1月13日被捕，1917年10月15日被法国军事法庭处决在巴黎东郊的万塞纳。

本书的著者是意大利的著名作家马西莫·格里兰迪(Massimo Grillandi)。多年来，他一直想写一本有关玛塔·哈丽的传记，但因手头缺乏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始终未能如愿。直到近年，法国政府公开了当年审判玛塔·哈丽的档案资料，他才在法国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本著作。

书中着重描述了这个“美貌的舞女”如何成为“一代女间谍”的前因后果，使这个曾被许多国家搬上银幕、神秘化了的女人恢复了真实面貌。同时，作者根据历史文件，又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当年法国军事法庭对玛塔·哈丽的间谍案，并未能提出任何确凿证据，从而认为她只是一个“替罪羊”。

本书问世后，博得了对传奇故事喜闻乐道的意大利人民的好评，成了一本畅销书。日本著名作家兼翻译家秋本典子有鉴于此，便将本书译成日文并于1986年在日本出版发行，也成了一本畅销书。她为了翻译此书，曾亲自赴意大利访问了原著者。据原著者说：“我之所以要写玛塔·哈丽，是因为她具备了美貌和不幸这一富有传奇式故事的必要条件。她

好象是为了成为戏剧中的女主人公而特地出生于世的。”

另外，秋本典子还到玛塔·哈丽的出生地荷兰，去访问了许许多多当地人民，听取他们对她的评价。据说有两种意见：有的人认为，玛塔·哈丽不论作为一个舞蹈家，还是作为一个女间谍，都干得很出色，是个“女超人”；也有的人认为，她不过是个传说的神话式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本书作为了解当时的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间谍机关的明争暗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很有趣味，值得一读。但是，著者作为一个西方作家，自有其立场和观点，这一点希读者在阅读中进行分析、辨识。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一些疏漏，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于北京

目 录

一、在死囚牢里.....	1
二、短暂的幸福.....	10
三、家族的崩溃.....	24
四、麦克·里奥德上尉.....	36
五、地狱中的仪式.....	51
六、闯巴黎.....	65
七、雾中巧遇.....	82
八、《莎乐美》之舞.....	98
九、埃斯维尔城堡.....	111
十、暴风雨前夕的悠闲生活.....	123
十一、被拉上了贼船.....	140
十二、走上间谍的命运之桥.....	157
十三、恶梦.....	174
十四、致命的密电.....	190
十五、可怕的控告.....	208
十六、徒劳的辩护.....	217
十七、军法会审.....	235
十八、黎明时被处决.....	255

一、在死刑牢里

死刑牢看来是个正方形，但四边的长短又不等，说它是个不规则的梯形也许更恰当些。墙壁是用白灰抹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变得发灰，不但不能反光，反而有些吸光，再加上那铁格子窗和沉重的铁锁，牢房就显得更昏暗阴森。看守不时地打开安在铁门上象是小窖窿似的窥窗，投进冷冰冰的眼光，使得每个被宣告死刑的男女囚犯，只能在阴暗清冷的禁锢中，紧锁眉头等待着黑血喷溅的日子。囚犯们几乎每夜都在为即将走上断头台的一刹那，而被恶梦和恐怖弄得难以入寐，而且觉得这种恐怖似乎已渗透到墙壁和石块的每个角落，象惊魂未定的幽灵总在那里徘徊。

牢房位于一个叫做阿维尼翁（Avignon）桥通路的尽里头，不论到监狱的任何地方，都必须走这条唯一的通路。牢房内放有三张简易床，正当中的一张是给被判处极刑的，另外两张是给志愿“陪睡”囚犯准备的。志愿囚通过完成在这里指定给她的任务，有可能获得减刑。担任照料女囚——玛塔·哈丽的，是两个叫做玛莉和莱奥尼德的修女。莱奥尼德修女可能因为经历了许多囚犯的痛苦，已经变成了一个说话生硬的人。有时她走进牢房问囚犯：

“有事儿吗？有事儿就说！”

囚犯们带着沮丧的神情摇着头回答说：

“没有。”

不过，囚犯们的视线总是要盯着修女的手，巴望着在她的手中能拿着一张或许可以改变她们命运的纸条或一张什么公文。

随后，一切又沉陷在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寂静中。这里的走廊，不是可以通向生命之能以得救，而是通向所有的一切都告终结的死亡。从走廊的那一头，不时地传来哨兵那不规则但却有节奏的脚步声，从脚步的间隙中，还可以听到象是军队训练的口令声，尽管远得象梦中之梦的声音，但作为能接触到带有生命气息的信号，也可算是囚犯们的唯一安慰。从遥远的什么地方，又隐约地传来了喊叫和说话声，但遗憾的是，连只字片语也听不清。这些透过格子窗飘进来的声音，尽管离得很远，但却引起了已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的囚犯们的乡愁，一种孤独绝望的空虚感，紧紧揪住了他们的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希望既已消失到渺茫的彼岸，而现实感也日复一日地淡漠下来，一切的一切都象隔着薄膜看东西那样虚无缥缈。

支配女囚灵魂的唯一真实的感情，只是愁肠百结的苦闷。这种沉滞忧郁的感情，就是在白昼的淡漠光线中，也觉得象是要压垮心胸那么沉重。一旦到了周围万籁俱寂的黑夜，除了心脏的急促跳动，再也听不到什么的时候，苦闷就要变成一种恐怖，吓得你身躯几乎都要蜷缩起来。甚至连根稻草也要抓住的本能上的欲望，竟然也销声匿迹了。时间简直是停滞不前。不幸的女囚，扑通一声倒在另外两个志愿囚的身旁，就象临死时那样，瞪大眼睛凝视着黑暗，连眨也不眨一下。一幕幕往昔的日日夜夜，也不知有多少次在眼前浮现了消失，消失了又浮现。她想：自己是被男人们宣告死刑的，不过，这是命里注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在搜

魔捕女^①的血腥屠杀中，不知有多少无辜妇女，不也是被扣上歇斯底里、巫婆和咒骂上帝的罪名，用拷问和火刑，使之化为灰烬的吗？

她似乎听到了那些被弄得披头散发、紧紧扒住断头台的女人们，在熊熊燃烧着的劈柴上面，被烤得淌身流油而呻吟的声音以及被那烧得通红的烙铁，烫得遍体流着粘汗的阵阵惨叫声。女囚暗想：假如自己也遭到那种非刑，也会象当年的马蒂乌那样，在被推向断头台的空当，抓住那个残忍的刽子手德布列尔的手，狠狠地咬他一口。女囚在寂静的黑暗中胡思乱想，无论如何想打消也打消不了。不知时间是不是还在一秒一分一小时地往下走着？也许已经停止，而且成了永远不可追回的停止；也许象冻得又黑又重又硬的河川，尽管河水在冰底下流动不息，可表面上却丝毫也察觉不出它的变化；或许就象一艘船只，被急转猛回的巨大漩涡吞噬后，无声无息地掉进黑暗的无底深渊。理性告诉自己，那个漩涡的去向，就是没有终点的地狱入口，但是，漩涡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即便把那个形状千变万化的漩涡抓住，探求其向心性活动，也将茫然摸不到它的真相。

牢房内没有钟表，也没有任何可计算时间的东西。但是，女囚心中的钟表却在不停地嘀嗒嘀嗒地走着。不多时，她那紧绷着的神经也逐渐松弛下来，浑身萎靡，在不知不觉中沉入象死人般的昏睡中。

奇妙的是，这天夜里她倒睡得很香甜。后来，忽然被象银铃般的呼叫声惊醒，睁眼一看，原来是前天夜里随莱奥尼

① 搜捕魔女(Witch hunt)，在中世纪，欧洲各国和教会以扑灭异端教派为名，对特定人物扣以所谓魔女的罪名加以迫害，用火刑处死。据说当时有十万人被杀害。

德修女来过的那位监狱女医一比扎尔博士在向她说话：

“今天夜里睡得很好吧！”

当时，这个薄命的女囚，并没有捉摸过来她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修女一进来就向她扯了些摸不到头脑的话：

“所谓舞蹈，究竟是怎么个跳法呀？”

女囚为她们刚刚跳了几步，这两位来访者好象又想起了什么，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她边琢磨着边往外边看了一下，天正下着雪。1917年的深秋，显得特别冷，在当时的法国来说，战况同气候一样，变得冷酷、甚至有些悲惨。所以，降雪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女囚从格子窗的小小的空间望去，只见雪花象厚厚的棉花团覆盖在周围的大地上，她觉得这种鬼天气就象最近几周所听到的种种传说，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女囚踮着赤着脚脚尖，悄悄地走近了窗边。冰凉的地板，使她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兽性本能般的快感，她甚至觉得自己也能做出不受他人摆布的事来。事实上，她还处在一个显然没有清醒过来的狭窄的意识领域，而且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冷酷无情、与外界隔绝的、尽管自在但又充满痛苦的孤岛。她置身其中，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由纷飞的雪花编织成的冰花图案。看着看着，她想起了有一天所听到的一句话：

“那尸首不是完全要被雪花掩埋起来吗？”

她回过头来往身后看了看，在鸟笼似的牢房内，与她悲惨的命运根本不同的两个陪睡伙伴睡得正香。在瓦斯灯照射下的简陋什物，就象被清洗过似地变得鲜明起来。她的睡意完全消失了，这个孤寂而又暗淡的屋子，也变得清清楚楚了。但是，要完全看清屋子，似乎还缺点什么。因为简陋的什物，还都静悄悄地躲藏在瓦斯灯光所照不到的阴暗角落

里。不过，她明白，桌子、墙壁和地板上，都已粘满了灰尘和恐怖，而且意识到，最终还必须将光着脚在那些灰尘上再走一次。

她又想起了走廊，为了接受布沙尔敦上尉的严厉审问，在克鲁内辩护律师的安抚劝诫下，曾通过那个走廊走向法庭。以后，也曾有过一段时间走过这条走廊，到院子里去换换新鲜空气。但现在已经享受不到这个权利了。她心想：就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安慰，尽管它对自己来说已不起什么作用，但也被剥夺了。不过，最后还会有一次机会穿过那条狭窄的走廊，走过那顶棚上安着昏暗煤油灯的阿维尼翁桥吧！煤油灯是用铁丝网固定起来的，而照在顶棚上的三个鲜明的光圈儿，可能由于风的关系，都在轻轻地摇晃着。那微弱的光亮，看来在耗尽了为它提供的一点点燃油之后，就将被周围的墙壁吸收而自消自灭。

她又想到：自己也将有一天，就象头脑简单的哨兵一样，在盲目晃摇的光圈下，以奇妙的心情走过去吧。当这种思绪在头脑中闪过时，看到两个陪睡伙伴沉沉犬睡的姿态，再一次为她们的无忧无虑而感到羡慕和惊讶。但她马上又觉得这个摇晃歪扭的火苗，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把她烤得发焦、发躁。她觉得在这种寒冷的夜晚，唯独自己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板上，未免太愚蠢了。想到这，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但只能象猫逮耗子那样，以低沉的声音哼哼几声。女囚在寂静无声的暗夜中，以无比清醒的头脑，想了许许多多。在她心扉的屏幕上，悄悄地闪过了一桩桩往事——直到今天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由个人的所作所为而导致了今天的命运以及由那些连自己也难于相信的各种各样事件……女囚突然自言自语地说：

“真奇怪，尽管到了这种死在临头的时刻，自己也不觉得害怕。”

尽管她在嘴上这样说，但在头脑里仔细一想，却又害怕起来，只觉得有个烧得通红、象火球似的可怕的东西，在头顶上晃来晃去，吓得她简直要发疯。又觉得从监狱和单身牢房那边，悄悄地向她身盾杆过来一支支象扎枪似的锋利刀尖，她左躲右闪，想从这种幻觉中摆脱出来，但心不由己、无能为力。万端思绪，还是接连不断地骚扰着她的心。但是，就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在她的灵魂深处却又萌发出一种类似眩晕般的奇怪感觉。这该说是一个对世间的无常有所醒悟呢？还是一个人将要去体验死而产生的恐怖呢？或者说她对命运有了预感呢？这种感觉也许是一种盲目的渴望——不管是谁也好，不管用什么可怕的手段也好，是不是可以为自己砍断造成这种恐怖气息的根子呢？是不是可以为自己消灭掉这种象凶恶的妖怪施展魔法而使人脊梁发冷的恐怖呢？

远方传来了报时钟的敲击声，接着窗下就响起了咯吱咯吱的脚步声，然后又消失到远方。牢房寒冷异常，体温几乎已从皮肤消散、微弱得已很难循环全身。周围的东西越来越充满着冷冰冰的敌意，似乎要同恶魔所占据的空间一起策划着什么。女囚面对粗暴的敌手，心乱如麻，一边恨得咬牙切齿，一边又觉得已被世人所抛弃。过去那些极其亲密的朋友们，因怕卷入她那令人讨厌的命运漩涡，都已消声匿迹。女囚又怎能知道——就连那位不怕事的俄国舞蹈创作家佳吉列夫，也在行驶中的列车上因听到警官查房的脚步声，急忙从车窗扔掉了她的来信。世态炎凉，使她下意识地凝视着周围那些没有灵魂的什物，越来越惶惶不安，心脏就象负了重伤的野兽在翻滚乱跳。她痛苦、紧张而又颤抖。她尽力抑制自

己，很想成为一枝异国的大朵花，闭上花瓣而洁身自好。

她感到生命将在那天夜里结束，她在等待时间来临的过程中，竟没有感到时间的流逝。时间就象望不到边的湖泊拥有永不消逝的水源一样，老是停止不动。一瞬间，在女囚的意识中，好象有一个摸不到底细的阴森可怕的东西，从黑暗的水平线的远处浮现出来。这与其说是意识，倒不如说是更近乎幻想。当这个幻想随同叹息融化为一体时，又意识到，如今已从不堪回首的往昔，变成了冷酷敌人手下的阶下囚，正在伶仃凄苦地受熬煎。她多么希望这些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会出现最后一个奇妙的幻境：从躲藏在雾蒙蒙的水平线处，出现一个顶风破浪、拨开浓雾的形体——清晰可见的桅杆和缆绳……她已被绝望和渴望折磨得精疲力竭，头脑麻木，但却无法摆脱这种困扰。真不知有多少次象今夜一样，在睡梦中喊叫起来。

长夜漫漫，女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在沉向阴森可怕的无底深渊。刹那间，这种感觉也消失了，为间歇的降雪所诱，已陷入一种表面的安谧感。藕断丝连所剩下的，只是无法形容的沉重郁闷。难道就不能从这个可怕的绝望状态中，象从梦中苏醒过来那样，产生另一个生命吗？不过，在那遥远望不到边的、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生命旁边，似乎也能看到一丝希望。她不禁产生了一种情意绵绵的乡愁、从未呼吸和享受过的温和气氛以及无比亲切的感情。那种不可挽回的不祥命运的阴影，似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种想象的支撑下，她踉踉跄跄地朝床的那边走去。尽管已疲惫得四肢无力，但在充满哀怨的情调中，仍有一种陶醉感。就是说，在悲惨的日子里，她仍能想象到某种安闲和爱，虽然难以用语言表达，但却能在梦中看到它的成就。

一旦上了床，长时间抑制着的呜咽，一下子哭了起来。她摇着头，给自己鼓着气——应该坚强起来。可是，安静的气氛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那个藏在黑铁门后面的妖怪，又边在窥视边齜着毒牙想要吃掉她。她心想：得想个办法除掉它……但这又谈何容易？这时，在她的脑子里又响起了那个军官曾对她宣布过的话：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雷蒙德·普恩加来^①阁下，已经驳回了你的恩赦申请。”

这位年轻的军官，可能觉得她有些可怜，一直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但女囚却在想：自己不能不面带微笑。她认为，在这一瞬间，自己绝不能从湿润的黑眸子中，露出一点点不安和恐惧。

如果她回答说：“您可怜我也是没有用的。”军官肯定要难为情的。

是的，她之所以不能不面带微笑，是因为多年来男人拒绝她的要求，这还是第一次。尽管对方是一国的元首，而且这个男人所拒绝的，正是她为了最宝贵的生命所提出的恩赦申请，这确实是个既可悲又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

军官在走出这间牢房之前，再一次以立正姿势向她表示了歉意。这在他看来，执行这项任务尽管非心所愿，但终究是他必须做的一项工作。

军官走后，只剩下了女囚一个人（因为两个志愿囚只到晚间才来），她孤零零地躺在简易床上，直瞪瞪地望着那已经污垢的顶棚。但到了晚间，那个顶棚上又会映出张牙舞

^① 雷蒙德·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re, 1860—1934), 1913—1920年的法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战后力图分割德国，建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爪、异常可怕的龙影——光圈。她颤抖了，并向自己发问——怎么会落到这步天地呢？再说，自己的死，是不是真的合乎情理呢？除了她的内心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回答她的问题。

她闭上眼睛，在头脑中又去追溯了一番她那即将一去不复返的人生——一方面有着热情奔放、象火花迸发四射、可歌可泣的情恋和冒险，而另一方面可也遭到了辛酸、孤寂和无情的苛待，最后竟被捺上了可怕封印而了结的人生。她想到这些，尽管恐怖是莫大的，但并没有懊悔。她认为，自己是以自己的信心开辟了自身的命运，尽管违反心意变成了沾染血腥的结尾，但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岂料，这条路却是一个无处可逃的林海死角。如今，在“轻步兵”的刀枪面前，只有被他们带向死亡的一条路了。

小窗外边，星星已开始闪烁。雪虽然停了下来，但冷酷的寒夜依旧困扰着她。和往常的漫漫长夜一样不能入睡……不过，黎明马上就会来临，它作为满腹愁肠的女囚的旁观者，将毫不留情地驱散那满天冷冰冰的寒星；它还将慷慨地把光亮照进那点着昏暗瓦斯灯的地窖，于是，宣告新的一天诞生了。到了这般时分，她才算松了一口气，照例把身体侧向墙壁那边，然后只是为了稳稳心神，闭上眼睛。不多时，全身的紧张逐渐松弛，神智也逐渐地模糊起来，昏昏沉沉地睡去。

当阴森的牢房新的一天渐渐开始的时分，女囚——玛塔·哈丽尽管已睡魔缠身，但她还是在想：今天总算是个平安无事的一天。因为，死刑犯被叫起来去迎接悲惨的命运，总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刻。于是，她好象在呓语：但愿天老是一片漆黑，就象昨天夜里一样，永远是个黑暗之夜。由于过分疲惫，她连梦也不做地沉入郁闷的睡眠中。

二、短暂的幸福

这个以玛塔·哈丽的名字闻名于世、以传奇式的命运至今还活在人们心中的女人，是一个极为平凡的荷兰人的女儿，于1876年8月7日，出生在荷兰北部弗里斯兰省的一个小城市——吕伐登^①。父亲叫亚当·泽勒，母亲叫安切·冯德尔·妙莲，她的乳名叫玛格雨特·格特鲁德·泽勒。她的出生地，是个经常被浓雾笼罩、海涛冲刷的荒芜低地。当年罗马人侵占此地后，边排除当地人的顽强抵抗，边进行苦心经营，才算统治了这个地方。难怪罗马人都说：“那是一个分不清陆地或大海的地方，居民都住在堤坝或台地上，涨潮时象个船夫，退潮时就象个遇难的船员。”

金发碧眼的弗里斯人^②，饶勇而富于独立心，懂得对付侵略的手段。查理·马特^③在这里遭到了惨败。当查理大帝^④合并这部分土地时，也不得不答应按当地的法制进行统

① 吕伐登(Leeuwarden)，荷兰北部沿海弗里斯兰省的一个市，人口八万五千。

② 弗里斯人(Frisii)，原为日尔曼人的一个部落集团，1—5世纪受罗马人的统治，7—8世纪后属于法兰克王国。自16世纪起，渐与荷兰人结合，主要居住在荷兰的弗里斯兰省(Friesland)。

③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王国的实际统治者，查理大帝的祖父。在侵占弗里斯兰时，遭到顽强的抵抗。

④ 查理大帝即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王朝国王(768—814)。公元800年，由罗马教皇加冕封为“西罗马皇帝”，法兰克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